

写出对新疆毫无保留的爱意

——读刘河山《新疆辞：凝望博格达峰》

□张家鸿

以《新疆辞》为书名的散文集，足够引起我品读的好奇。在刘河山笔下，新疆是什么样的？他的新疆岁月又有怎样的际遇？当读到书中《清澈梦影》中这句话时，心中的好奇越发炽烈。“我已经坚定地吧新疆这块大地当成了纯洁梦境的故乡。出生神奇大美的子宫。”既如此，我就欣欣然在他的带领下行走新疆，领略他笔下的美不胜收。

尤其是他笔下源于自然的诸多景致。新地乡的杏树之美，让他专门写下一篇《天山新地杏花迟》。他这么写着：“新地乡和杏树有缘。在山乡人家，汉族人家，回族人家，哈萨克人家，维吾尔人家，不约而同栽种杏树。在房前院后，在田野，在路边，一两棵不嫌少，三五棵差不多，十几棵容得下，或者是一片杏林占尽风光，杏树随遇而安，自成一格。”如此说来，杏树是新地乡的魂或保护神了。它们的存在，不仅是风景，还是驻留在心中的旋律。在他笔下，菜籽沟也是值得流连忘返的，即便它很偏僻。或者说，正因为偏僻，才更葆有本色。“沟沟壑壑农作物自如铺陈，有条不紊广种薄收，和大自然背景融为一体，杂树枝丫发，野草闲花生，山泉飞鸟鸣。”扼要的提炼，更给人想象空间。

追随刘河山的笔触，如同行走在新疆，遇见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好。尤其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讲，美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心灵撞击难以形容。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广袤的令人神往的新疆何尝不是如此？作者笔下的一个个方块字，如同一根根彩笔，把四季转换的缤纷、日夜更替的多姿，一笔一划地细细描摹出来。他的美不是浅层次的，局限于肉眼可见的美，更有精神层面的美的提炼与概括。

他是有多么钟爱白桦树呀？否则怎么会有《钟爱白桦》中这样的情感倾诉——“它在我面前身姿绰约，是挺立在阳光顶棚下的美的旗帜，它那么自然地重合了梦幻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倾诉并不止于此，他接着写道：“我靠近它，呼吸到了它散发的一种细微的异香。我双手抚摸着它的光滑躯体，便通体感受到了一种柔情。”它的美，是眼睛看到的；它的香，是鼻子闻到的。它的精神气质呢？非用心感受不可。“最让我心灵战栗的，是白桦树天生具有的某种痛苦的忧伤。”因为太美，常常在劫难逃。或者被砍伐，或者被啃食，由此可知，活下来多么不易。得了刘河山的启发，白桦树的忧伤还让我想起给予我太多影响的俄苏文学作品。在文学家笔下，它常常留下或远或近的身姿，常常与小说人物命运之波折、内心的苦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

写新疆，不可能不提天山。如果要从《心念天山》《天山天池之路》与《天山天池修养》《在天山

深处走动》等多篇文章中提炼出天山对于他的意义，当是这句话：“望天山，天山塑造了我坚定不移的性格，而我就凭一身的血气方刚成为西部天山身旁的一棵参天大树献身世界。我在任何时候远望天山，天山就成为我成长的深远的辽阔背景。”为何会如此？因为壮丽的天山，不仅是地理上高耸的存在，还是精神世界里高耸的丰碑。

写山川壮美的同时，刘河山也写人，写他在新疆行走时遇到的普通人。正是这些人，给予他无尽启发。乐呵呵的瘦老人，出口成章，有热腾腾的故事，有活泼的歌曲，口中的故事冲开了作者心中郁结的心境河床。他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一个乡野老汉尚且如此开通，何况我一个无畏青年。”乡野不是贬低，是他的出身，是他的本色，是他讲出如此多好听故事的缘由。

写新疆，写博格达峰，写昌吉州，写许许多多的风景与许许多多的人，实则是刘河山在写他自己。一切的书写，都是从自我出发的审视与深思。诚如刘河山所言：“在这里，是我一个人的新疆。这是我一个人的眼神，一个人的念想，一个人的勾勒。这只能是一个人独特而蓬勃的新疆啊。”如此说来，刘河山是富有的。微末的个体，吸纳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这岂止是幸运？在这本书中，刘河山为新疆做传。当然，这是从他个人视角出发

的传记与碑文。新疆太过广袤、深邃、悠远，关于新疆的写作，若能带着自家温度与视角的书写，对读者来讲，这份礼物足够丰厚。

在刘河山笔下，时而长句连用，时而短句唱主角，均有各自合宜的使用。或混合使用，或错开呈现。灵动，是短句带来的。这种阵势，是长句天然拥有的。如此收放自如，全源于他对新疆毫无保留的爱意。于《新疆形象》中，刘河山写道：“把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矗立在心上。把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铺展在心里。把父亲的弓贯穿在刚强的肩头。把母亲的土地搂抱在温暖的臂弯。把这一切，分布在我们的左心房和右心房。把这所有，发布在我们的路程和归宿。把一个‘疆’字囊括在我们的一颗心。”行文至此，我才意识到，把新疆拥抱在怀里的刘河山不仅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这部散文集就是幸福感流淌的明证。

没有爱，刘河山怎么会以时间为线索，从古至今细细梳理出驻扎在新疆历史深处的缕缕诗情？李白、岑参、李商隐、刘驾、耶律楚材、施补华、萧雄、林则徐、纪晓岚、洪亮吉、史善长、王树枏、邓缙先等关于新疆的心跳与呼喊，都被他“请”到书中，展示自己眼中新疆的壮丽与奇崛，呈现出一部微缩的、迷你的新疆诗歌史。新疆太大，爱意太深，刘河山的新疆书写仍在继续。

站在家乡的山梁上

□贺鸣

顶撕心裂肺地哀叫；黄澄澄的杏子间歇地掉在树下，没人去拾检……一村子人和物如幻影一样呈现在眼前。

这是我的家乡水磨沟，这里有我家祖坟，里面有我的祖父和祖母。我曾努力地从这个村子走出去。许多年后，我又喜欢站在儿时常驻足的山坡上，总也望不够。蓝莹莹的天空中，一朵白云在自由游荡，像一只离群的羊，迷失方向，跑到了天上。小路两边的野蔷薇上已是果实累累，金黄的蔷薇果拥挤在枝头，恍惚间我看到几个孩子正踮着脚尖采摘，倏忽间又不见了。前面坡上的榆树自由地长成了它想长成的模样，密密层层掩映半坡。不知名的小鸟鸣叫着，在树间嬉闹。恍惚中，我看到自己在榆树上伸着柔弱的胳膊正用力地扶着树叶，然后一筐筐运回家里喂猪。这些榆树曾被我践踏得伤痕累累，现在越发地茂盛了，墨绿的叶子折射出明晃晃的亮光，刺得我眼睛不由得眯起来。

来到山梁的顶端，举目远眺，沟沟坎坎到处写满了它的变迁。我仔细回顾，在一棵棵老树的

年轮里探寻，没有谁为这个村子立传，祖祖辈辈的悲喜与沧桑已刻录在这些幽静的空间，它自然地渐变成丰富多彩的内容，将曾经荒芜的山梁打扮得厚重起来。早年那个牵过我手的男孩也不知在哪里，遗落的情书和我的脚印一样早已被深深埋在土地里。

坐在青草地上，绵绵润润的。远处一个坡一条沟，又一个坡一条沟，连接起来，形成一片起伏延绵的大地，沟谷坡洼上长着庄稼、野草和树木。起伏的旱田仿佛一间硕大的美术原画展厅，淡黄、金黄、翠绿、黄绿，一片连着一片，或浓或淡，浓淡相宜，成为这个美丽夏季的中心。风在麦田里缓缓地奔跑，远处的庄稼和近处的庄稼，遥遥地打着招呼。旱田周围的草地上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羊群，牧羊人多彩的毛巾在风中飘动，缥缈之间，赶着羊群远去了。天空蓝得深远，广阔的天地间只留下断断续续的吆喝声。

看着脚边的花花草草，感觉跟熟人一样，我与它们打招呼，向它们问好，说上一两句话，它们随风动一动枝条，摇摆一下，似乎在回应我，真的

很有意思。再仔细听就可以听见风穿过草丛的沙声，小草跟小草相互碰撞声，树叶和树叶相互拍打声，枝条和枝条的呼唤声，甚至听见泥土里根须伸展的微弱声音，大地在演绎一首交响乐。这个看似静默的世界实际上一直热闹着呢。

草木从春天的青翠昂扬到秋天的枯萎落寞，看似生命短暂，其实它们从不曾枯死过，它们除了有在大地上生活的经历，还有在土地深处的丰厚时光。整个冬天，它们在地底下静静地储备能量，厚积到下一个春天便薄发出来，又会繁荣茂盛。草依然是草，树依然是树，庄稼依然是庄稼，它们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纯粹和简单。远不像人，六道轮回，谁都不知道下一次会进入哪一道。为此，人就自然有了很多担忧和恐惧，萌生出许多想法和念头，累积起来就产生了爱恨情仇。

人的生命也该像草木一样，单纯与坚韧，不必复杂，不必纠结于过去的遗憾与未来的担忧。要像它们一样，扎根于当下，养精蓄锐，随风摇曳，随雨生长，在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瓜子与停电

□周春放

窗外的雷声滚过第三个来回时，客厅的灯突然灭了。我正对着电脑屏幕敲字，眼前的黑暗像被人猛地泼了盆墨，连键盘的轮廓都泯成模糊的影子。摸索着摸到手机打开手机手电筒，光柱在茶几上游走，扫过那袋下午刚拆封的椒盐瓜子——包装袋的锯齿边还张着，像一张没合拢的嘴。

这时候才知后知后觉地想起，应该嗑瓜子的。

大概是初二那年的语文课，也是这样闷热的季节。讲台上语文老师把粉笔头搁在黑板槽里，突然说：“停电的时候嗑瓜子最划算，不算浪费时间。”他说这话时正往嘴里丢了颗瓜子，上下颌动了动，喉结跟着滑了一下，“平时嗑是消磨光阴，停电了啥也干不了，嗑瓜子就成了正经事。”

全班哄笑起来。后排总爱捣乱的男生接话：“那您是不是天天盼着停电？”老师没恼，反倒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摇得哗啦啦：“我这是未雨绸缪。”

那天下午真的停了电。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老师却慢悠悠地打开铁盒，分给前排同学瓜子。昏暗中看不清彼此的脸，只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嗑瓜子声，像骤雨打在铁皮上。我捏着那颗咸香的瓜子，指甲掐开壳时，忽然觉得平日被爸妈骂“不务正业”的事，竟有了种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可自那以后，学校再也没停过电。

后来我总在各种场合嗑瓜子。看电视时、朋友聚会时、加班摸鱼时，指尖触到瓜子壳的纹路，就会想起老师那句话。明明是他说“不算浪费时间”，可每次牙齿咬破瓜子壳的瞬间，负罪感就顺着舌尖爬上来——这不是停电啊，我在干什么呢？

大学宿舍断电时，室友们摸出瓜子庆祝，我却对着黑暗发愣。他们说我太扫兴，我没解释——总不能说我，我在计算自己这辈子浪费了多少光阴，而这些光阴，都藏在嗑过的瓜子壳里。

今晚的停电持续了十分钟。等灯重新亮起时，那袋瓜子还躺在茶几上，颗粒未动。我盯着包装袋上的笑脸图案，突然想起语文老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他说自己再也不嗑瓜子了，“年纪大了，怕把剩下的时间也嗑没了。”

原来有些道理，要等我们也开始计算时间的时候，才能真正听懂。就像此刻，我终于明白，当年那些在停电时嗑过的瓜子，从来都不是浪费——它们只是时光太好，好到让人忍不住想，多留一会儿痕迹。



踏上山梁的一条小路，我在努力找寻多年前的脚印。我只看到自己狭长的身影。那些遥远的日子里留下的脚印早已被深掩在土层底下某个地方。我走走停停，影子在微风中飘摇，飘来久远之前的日子和味道。

七月的早晨，山梁被锄草的、割麦的、赶羊的、放牛的震得微微抖动；村庄里做饭的、劈柴的、担水的、喂猪的，鸡鸣犬吠，吵吵嚷嚷；调皮的男孩子叽哩哇啦在榆树上掏鸟蛋，几只麻雀在头

浆水面

□裴春晖

在提前准备好的搪瓷盆里的小酵子上，再把凉温的面汤倒进去，盖上盖子。如果面汤太烫了，会把小酵子烫死，就不能发酵。在浆水发酵的过程中，蔬菜会由原来的绿色变成淡黄色，失去了充足的水分。包包菜的叶子也变成了历经沧桑的样子，柔韧、沉稳。一天左右的时间，可以用不带荤腥的筷子轻轻搅动一下，把浮在上面的菜压入汤中。等四五天左右，你打开盖子，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夹杂着一丝说不出的清淡的香味扑鼻而来，没有任何其他味道的混杂，清爽，入心入胃。面汤也微微泛黄，由上到下，由清到浊，闻着这味，口水都会流下来了，好像体温也降了不少。

有人会问，不做拉条子就不成浆水了吗？要是没有下拉条子的面汤，就可以用不带荤腥的锅，烧一锅开水，用一个小碗，放一点儿白面粉，用凉水把它搅拌成面糊状，倒进开水锅里，

继续用筷子搅动，不要太稠，不要给小面疙瘩留机会，就如下拉条子后面汤的样子。煮上几分钟，关火，凉温后倒在准备好的蔬菜、小酵子上面，盖好锅盖，等待发酵。时间到了，捞出各种发酵好的菜，切成你喜欢的样子，配上生姜丝、葱丝，小米椒切成环状，大蒜切成片。锅里面放少许清油，油热后，先放点盐，油不会往外蹦，再放进葱丝、姜丝、辣椒丝，撒一点花椒粉，放几片蒜炝锅。把切好的菜放在锅里翻炒一下，这时把已经发酵好的浆水慢慢地倒进锅里。等水开以后，揭开锅盖，浆水味与调味料融合的醇香慢慢飘散开来。再撒上一一些香菜叶。舀一勺子，举起来，再将它慢慢倒进锅里。浆水特有的香味占据了厨房。舀一碗尝尝，是发酵、沉淀后自然的酸香味，比醋的味道浓郁些。

高温天气，吃浆水面比吃过油肉拌面舒服多了。浆水也可以浇在面条上吃，特别是浇在



菠菜面上，看起来更像巧手绘制的一幅素描。炎炎夏日，一碗浆水面下肚，神清气爽，回味无穷。也可以直接舀一碗浆水当饮料喝，解渴。

接下来再做的时候就简单了。把已经发酵好的浆水留下一小碗的分量可以起到小酵子的作用。在里面放些在滚水锅里烫好的蔬菜，倒上温面汤，等待发酵，新的浆水就做好了。几小块小酵子可以做五到六次。如果觉得味道不够清香了，就可以把搪瓷盆清洗干净后再掰几块小酵子重新做。

街上也有浆水面馆，有的商家把浆水包装好放在超市或者网上销售。我还是喜欢吃自己做的浆水面。